

貞潔猜忌

熱戀中的阿文一反常態，滿臉陰霾的枯坐一角。問了半天她才說是和男友口角以致分手。

為什麼事情吵架的呢？

「我也說不上來，可能是我太喜歡他了。他長得好可愛，每次看到他的臉，我都衝動得想湊上去親，可是他一直沒主動，我也不敢。上星期六他終於親了我，我好激動，忍不住用舌頭舔了一下他的嘴唇，好舒服。後來我還嘗試著把舌頭伸過去。我看電影上表現激情的時候都是這樣的。沒想到他突然把我推開，臉色鐵青的說我騙了他。我說哪有，他說我騙他從前沒有和別人談過戀愛，事實上卻經驗豐富。我告訴他他確實是我第一個男朋友，他不信，質問我到底和誰親吻過，要不然我怎麼那麼會？他還追問我有過幾個男朋友，做過什麼親密活動之類的。我氣死了，跟他大吵了一場就分手了。」

阿文不是第一個被貞潔猜忌刺傷的女人，也不是第一個被處女情結壓迫的女人。

結婚三年的鈴荔也有類似經驗。她和丈夫的關係並不太壞，只是兩個人的工作都很忙，慢慢的，日子也變得有點無趣。有一天鈴荔在一個情趣商店的展示櫈窗中看見一件非常性感的睡衣，很想看看自己變個形象會是什麼樣，於是買回家興致勃勃的要穿給丈夫看，順便提升閨房中的樂趣。不料，丈夫想不透為什麼太太會突然那麼主動，那麼需要，於是在玩笑中嘲諷她是「狼虎之年」提前發作，甚至懷疑她是不是在外面經歷了什麼情慾挑逗，搞得鈴荔又羞又氣，再也不肯花心思表達情意，夫妻之間的感情也開始有了嫌隙。

這兩個女人都在很平常的衝突中認識到貞潔猜忌的壓力。

貞潔的觀念其實是一種性別壓迫，它早已超越了對處女膜的執著，它不但想要擁有女人今後的生命，還要求管轄女人在此之前全部生命經驗。

換句話說，看重貞潔的人不但介意女人在婚前是否保持處女之身，同時也會介意她在情感上、經驗上、人際交往上、自我需求上是否「處女」，是否貞潔；也就是要求她「毫無經驗」，要求她在情慾的事上自然表現出「手足無措」或者「毫無主動需求」，要求女人隨時隨地保持某種情慾真空的狀態。

不貞潔的女人——也就是那些主動追求情慾滿足的女人、那些不執著有幾個

男人的女人、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表達情慾的女人、那些不用社會情慾規範的女人——之所以被男性社會百般猜忌打壓排擠懲罰，不正是要恐嚇女人保持貞潔，不可越雷池一步嗎？

好女人總以為壞女人被打壓排擠是罪有應得，是她們自找的；而自己從不隨便，一向守身如玉，現在在心愛的男人面前總可以傾倒一生——不管是多麼薄弱——的愛慾了吧！

可是，好女人的命運可能比壞女人還要悲慘。在阿文和鈴荔這類遭遇中，女人才逐漸了解：即使以處女之身嫁給最愛她的男人，她還是逃不掉貞潔對女人的終生壓迫。

貞潔是文化在男人女人心中下的蠱，毒化了我們愛人與接受愛的能力。不管是現在新創的二度貞操或精神貞操的說法，都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性別枷鎖和重擔。

在這一點上，貞潔與不貞潔的女人是生命共同體，她們在情慾的表達上承受同樣的壓力，也需要攜手合作踩死貞潔的蟲蠱，解開下在女人情慾上的毒咒。女人當然要理直氣壯的集體起義，一了百了的宣告：「我們不做男人心目中貞潔的

女人，我們斷然拒絕貞潔猜忌！」